



(上圖為作者初回國時的照相。)

江山萬里行(十七)

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

· 吳國柄 ·

日本偵察機被擊毀

我們回去的時候路過黃山下的飯館。老板是趙典之，他是鴉片大王，而飯菜也是自己做的，他的飯館裏有兩個密室；他說：「要是你有客人就可利用，一間是臥室——有兩房間，一間是客廳。」老闆認得我就把房間打開到那裏休息，他們知道我喜歡喝茶，就泡頂好的茶，我坐在沙發上一面喝茶，一面與辛團長談司令部工程處的事情，我說：「劉總司令和胡副司令祇注重金錢，而不注重工作。」他回答說：「他們是老式的軍官，不懂得空防時代的立體戰。他們見到你工程處用這麼多錢，當然會眼紅，老兄你要注意些！」我說：「我早就防備得很周密並且軍政部查過

帳，說帳目清楚，但有人偷了我四千塊的支票。」辛團長說：「太壞了，那一定是局裏的人搞的，這錢你賠了嗎？」我回答說：「不僅賠了且又入帳了。」我問辛團長：「胡副司令要我為他留最後一滴血，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辛團長說：「老兄！這不好，他要殺你害你。在您來之前，聽說胡副司令想兼工程處的處長，現在大概他還在打此主意。」我說：「現在一百二十萬人口的防空洞已經辦好了，我想離開。」辛團長說：「若是你離開，工程處就要取消掉而無工作做。」辛團長又說：「胡要兼工程處長之職，就是想撈一筆錢。而胡與劉聯合好且與會計楊憲文合作，讓胡當處長。若您不走，他們就要害你，您明白

否？」我回答：「明白。他們想要得到我的位置，必定弄死我，或是把我調至別處，派胡兼處長。」辛團長告訴我：「他們行這主意，你的工程處是活的，他們就多搞些錢。要是你大功告成，他們就無此機會了。」我一想實在害怕，我想起我的同學——丁鴻猷，不明不白地死去，大概是給人暗殺的吧！因為在這戰亂的時期，有權勢的人可以隨便殺人。所以我對胡副司令防備又防備。我和辛團長倆談話完後，過長江回到重慶。內人問我昨晚到那兒去？我回答說：「去看高射砲陣地。」她說：「那太危險了！」我回答說：「不危險，因為陣地的防空做得好，所有高射砲陣地都偽裝成網形地把它罩住，以前的黃土路都

舖上草皮，帳篷是用活動營房，在天空看不出來。而營房也偽裝於樹下。」

有天氣很好，我到中央訓練團去看防空洞的情形，在工地不僅看防空工程也考察房屋建築的工程。忽然間看到一架飛機圍繞著重慶旋轉，由於高射砲陣地的地形變了，這架飛機是日本派來偵察照相以了解實地情形的。這時我們有一架飛機跟蹤它，敵機沒注意到後面有飛機跟蹤，不久即被我機擊落，敵機掉到石頭上全部破碎稀爛，駕駛員也成了一血團子，看不出名字和面貌來，我心想一定是我們把陣地偽裝化，敵機來偵察照相的。第二天見到辛團長時，我問他敵機被擊落的事，他說：「這偽裝非常好。以前敵機時常投炸彈到陣地上，現在沒有此種情形了。尤其陣地上有防空洞，我們進入洞內，一點目標都沒有。希望您常常來指導改進防空設備。」接著又說：「我們的士兵非常歡迎你來，以前警報時，沒地方避難，對於士兵心理上的威脅非常大，而現在這些問題都已解決了。」

疲勞轟炸非常惱人

日本見到我們防空設施大為進步，敵機一來，人民都進入防空洞而無死傷情形，祇是炸些破舊的房子罷了。但由於敵人使用的炸彈是燃燒彈，所有房子都燒得盪然無存。對於我們的高射砲陣地，從前目標顯著，而現在目標找不到。所以敵機用疲勞轟炸方法，連續來襲。城市人下鄉居住、辦公、做生意，所以城市裏沒有人而為空城。重慶的這種方法，使日本的轟炸收不到效果。但是日寇採取逐日不停的疲勞轟炸，使人民無法

工作，也得不到休息。又不能出洞做自己的事情。因為疲勞轟炸，所以人民都跑到鄉下蓋小房子來做生意，使敵機找不到固定的目標。

自從我們實行分散建築防空洞的辦法後，人民就不再為跑警報而苦惱。防空工程處又與辛團長把陣地偽裝使看不出是陣地，而無目標轟炸。美國報上說是「渝式防空」。各國都注目且派人來考察，防空司令部得到外交部轉來公函，內容是「英國派工程師來看我們防空的工作」，因為我曾留學英國，所以要我來接待他。這位英國人工程師名叫 B. H. G. 是倫敦人，我們兩人一見面就談得非常愉快。我開車陪他去看防空洞，他說：「日本以飛機來轟炸，而你們又沒飛機，沒空戰，但又無損傷，防空洞做得很好。又沒花太多錢，這方法實在太好了。尤其敵機來就進洞，敵機走了就出來，根本與打仗無關。」

我與高砲團辛團長因看法一致成了好朋友，我應邀搬到黃山的高射砲陣地住下。那時正是夏天，我特別帶了行軍使用的蚊帳。敵機來前先用預備警報，高砲部隊的弟兄們即時進入備戰狀態。平常早上十一點鐘，所有士兵都進入陣地，一共約有二十五至三十人；我們也一起進入陣地。士兵都各就各位演習操作，在戰技方面大都很熟練，我與官兵們談話，他們都很高興地說：「現在當兵太幸福了」。我問為什麼？他們說：「有活動營房，又有床舖睡覺，並且有地板，有紗窗，比帳篷好多了。我們謝謝吳處長發明這些東西，可以睡好覺且能第二天打好戰。」警報發佈後，敵機進入市區，高射砲預備發射，但高射砲的

子彈能射擊多高？敵機知道很清楚，大都飛在射程之上。因此發射都打不到。所以我們就沒發射。同時敵機來的飛機多，炸彈多，又知道我們有很好的防空洞，狼心用炸彈來毀滅重慶。同時，敵機在炸重慶時，就必須低飛來轟炸，但却不敢低飛。通過要塞所在地都用草皮舖蓋起來，敵機找不到放置高射砲的地點，祇投幾枚炸彈就走了。因為從重慶過南岸很不方便，我和辛團長沒回家換另一陣地——汪山高射砲陣地。離朝天門碼頭很近。這一帶是重慶人烟稠密最繁華的地方。銀行的倉庫就在這一帶，所以敵機每次偷襲此地都投很多炸彈，我與辛團長在夜間就住在汪山高射砲的陣地，指揮高砲部隊射擊來犯敵機。

林森主席題字獎勵

敵機在白天來轟炸，由於高砲部隊指揮操作大有進步，高射砲容易擊中敵機，人民也能安全躲避空襲，夜間敵機來偷襲時，我們有第一、二、三次警報通知，敵機飛臨重慶上空，我們有探照燈在天空照射它。並用高射砲射擊。

因為防空工作謬蒙各界獎勵，我曾得到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召見。頒給我獎狀原文是這樣的：

「重慶防空司令部工程處處長吳國柄君任職以來對於渝市消極防空事項精心擘畫成效甚優特題「功能備患」四字以資獎勵

林森題

林主席召見後給我這一獎狀，除此之外，又寫了橫額一幅：「國柄工程師，學成致用，林森題」掛在門上。林主席喜歡我，認為我所作的防空工

程減少了空襲的損壞殺傷。同時我對於防胡的工作做得很好。雖然胡副司令無理取鬧的干預，但對於我的防空工程無所損傷。我得到林主席的勗勉，決心研究空戰有關的問題。我約定辛團長住入高砲陣地，指揮對空射擊，研究實地的作戰方法。

高砲陣地全部偽裝

當我與辛團長到達陣地時，高砲陣地的官員看見我與辛團長來臨，特別集合在陣地上歡迎。高砲隊長說：「我們今天太高興了，有幾點事情報告團長與處長：一、自從我們有活動營房，正式的床鋪，我們睡覺睡得好，所以精神好。二、我們有防空洞。敵機臨頭時，我們就離開陣地進入防空洞，比起從前亂跑好多了。三、我們陣地偽裝做得好。黃色的道路都鋪上草皮，武器用樹枝同偽裝網蓋住。不僅在天上看不出來，就是在地下也看不出是要塞。從前我們在空襲時，常常受敵機的機關鎗掃射，或是敵機投彈的攻擊。現在沒有了，因為它找不到目標。」

辛團長說：「這是吳處長的指示，我們實行後，慶幸能享受安全。我們大家要特別謝謝吳處長。」我聽到辛團長的話，慚感交集覺得應該作的事太多。於是我們一起參觀高砲部隊的活動營房，先到隊長房；官長二人一屋有一個辦公桌，原來這是四個床位的，現在只有一個床位。床鋪對面有一個竹子做的架子，可放衣服及文件。且有洗臉盆的架子。另一面牆壁上掛有全國地圖及重慶市地圖，有兩個凳子：一個是為他自己坐的，另一個是來客坐的。這房子有地板，看起來很乾淨。看完後，辛團長對我說：「從前我們住帳

篷，就沒有這麼舒服，這是吳處長的新發明，使我們能實際享受。」隊長說：「從前我們住的帳篷沒有地板，一下雨就不得了。尤其布篷傳熱得快：白天熱，晚上冷。很容易害病，現在沒有了，吳處長告訴我們如何偽裝：道路用草皮鋪蓋，武器以偽裝網同樹枝遮蓋，使其外表看不出來。以前目標顯著，敵機低飛有掃射，有傷亡，且容易被敵機發現而轟炸。現在因為沒有目標，在天空看不出來，所以不再遭受空襲和機槍掃射了。」接著我們參觀廚房，廚房很乾淨且又是活動營房。參觀了廁所，糞便當肥料，為農人運走，所以很乾淨。最後我們參觀防空洞，防空洞的地點是陣地官指示的地點；工程是地方保長做的。洞是就着山坡田坎挖的，地勢好洞頂很堅厚。敵機來臨時，離開陣地，人員都很安全的。自此以後就沒有傷亡了。

防空洞做得好，也很安全，大家都很高興。在我們正出洞時，警報聲響，情報所掛出紅球；我與辛團長說：「不走了，我們與敵機作戰！」辛團長說：「好，我們聽隊長的指示。」隊長吹警笛集合，所有的砲兵都各就各位，把砲彈由防空洞運至陣地備用。砲兵在使用瞭望鏡看敵機時說：「飛得很高，打不著」暫不發砲。我看到砲兵穿的都是軍服，沒有偽裝，建議做偽裝網棚，士兵開砲時才走出來，不開砲時就躲藏在洞裏，使日機在天空看不出來。辛團長說：「這方法好，派士兵去做。」辛團長是山東人，很爽直，說了就做，士兵也很勤快，陣地的偽裝網做得非常好。

幾個有名望的朋友

我接任防空司令部工程處以後，由於日寇飛機天天來轟炸，精神緊張，防空司令部沒有規則章程先例可遵循，一切都是草創，非常艱苦，幸得陪都市民充分合作，各自闢建防空避難設備，到後來市民躲避空襲的地方，不意卻出現胡伯翰副司令來干擾我，他利用以前的副處長及工務課長來奪權。這二位官員在前任時是挖掘大遼道的，大遼道是最好賺錢的工程，我到任後，廢止大遼道，全力設法做好防空洞，這是他們未曾想到的，但胡伯翰連續與我為難，派他的親信及朋友介紹的五六十名人員來我工程處任職，由於用不著那麼多人，所以未分派工作，於是他心裏很高興。在會計方面他想使帳目混亂，給我加上貪污的罪名，由於我內人幫忙清算整理，帳目在軍政部查帳並無錯誤，於是我就安心了。

由於心裏平靜蔣委員長交代我的工作亦已完成，於是乘着假期偕同內人去看望朋友。第一個看望的是程其保，他是清華大學公費派往美國留學去學教育的。曾任湖北省的教育廳長。程夫人是江西人為天主教派至美國留學，學會計的。程家家眷都疏散至南溫泉住，程其保在南溫泉中央政治學校擔任教授，我和內人過了長江再坐汽車到南溫泉，見過程教授夫婦後，再到陳石爭家，陳石爭也是清華大學學生，在政治大學擔任教務長，他們都認為防空洞做得好，警報來時就進洞，警報解除就出洞工作。沿著小河坐船到南溫泉的街上，住在這裏的人大都是學校教職員的家眷及疏散的人在此聚會。這裏溫泉不錯，又有游泳池及家庭式洗澡間，我們洗個澡，就在陳石爭家

吃飯。後來我們參觀了一所職業學校，恰巧這學校學生正在上課，課本正是我所寫的道路工程學一書。他們知道我寫的書，就高興的要求停課請我演講，校長說：「這是不容易得的機會」，學生畢業在公路方面工作都用此書，後來又知道發明防空洞的防空司令部工程處處長是我，校長對我大為誇獎，我則感到非常慚愧。校長說：「南溫泉的鎮市雖不大，但由於政治學校在此，敵機時常向此目標投彈。自從有防空洞後就無死傷，且轟炸範圍又有限，真是太好了。」

政治大學的校長由蔣委員長兼任，從南京遷重慶，校舍在南溫泉的小河旁邊，離市區很近。我們步行到學校。由於那天是禮拜，學校沒上課，我們在那裏逛了一圈，看到教室及辦公室都是木造瓦頂的簡易房子，但設備卻完全新式，我看了這些房子後有一個願望：在防空洞完成後，我要從事房屋建築工作，為陪都市民效力。我細心察看那些房子的結構做為將來設計的參考。

另一位朋友郭葆東是美國留學生，是我在李清寺時同屋的朋友，他的真名字叫郭泰禎，是駐英大使郭泰祺的弟弟，他的夫人是裹小脚的，喜歡打牌，住在李清寺時，常常召集我太太和程其保的太太等一起打牌，我是非常地不願意。因為太太在牌桌上時，家裏就無人管了，那時家裏有五個小孩，最大的才十一歲，最小的才六歲，我常為打牌的事與太太吵架。

和居浩然兩代交情

郭葆東全家遷到鄉下與他哥哥住在一起。我預備去看看他們如何生活。他們住在南岸一個山

裏頭，由於我怕郭太太留我內人打牌，所以我獨自一個人前去探望。我雇著滑竿（爬山時的交通工具，二人抬的）走了一個多鐘頭，才到他們那裏。他們住在樹林裏頭，郭泰禎兩弟兄和太太都在家，我去時，郭太太說：「你太太怎麼沒來呢？我們這裏正好三缺一。」我說：「在家料理家務。」她說：「家裏有佣人照顧就好了。」我說：「下同一定來」。接著郭泰祺大使就出來了，郭泰禎介紹說：「他是英國留學生，名叫吳國柄。」郭大使聽了說：「你是徐專使的副官長嗎？」

我回答：「是的。」他說：「你在英國留學時，好出鋒頭啊！到現在還有人問我中國王子呢？我們才打聽出原來是你。」我說：「是的。」他說：「你那來那麼多錢去跳舞和到中國館吃飯？」我回答說：「我認識幾位有錢的英國小姐與她們去的。」他說：「英國人很冷淡的，你怎能使他們對你這麼好呢？」我說：「我是完全以其社會之公開跳舞學起，深入他們的社會。」他說：「你上學又跳舞怎麼行呢？」我說：「玩歸玩，讀書歸讀書分開啊！」他說：「你走後，還沒有學生像你這樣活躍！」接著又說：「你防空工程辦得如此好，是在那裏學的呢？」我說：「這是我自己想的。」由於他歲數比我們大，所以他說：「後生可畏，要努力！努力！」

郭泰禎太太聽到我們談得那麼投機，又看他哥哥看得起我就說：「哦！吳先生很能幹啊！一定有很多女朋友，能否為我哥哥介紹一位，因為他太寂寞了，介紹的女朋友又能與我們打牌。」我答說：「我沒有打牌的朋友」由於那天是早晨

，他們留我在那裏吃午飯。郭家有佣人做飯，和早年在漢口同一個樣子。飯後回家，在路上碰見一個人他問我：「到那兒去？」我說：「到郭大使那裏。」他說：「這人在外交部做事，有人打小報告說：『郭葆東坐他哥哥的車子』所以大家很不滿意。他們現在還有汽車嗎？」我回答說：「沒看見。」他說：「『一滴汽油，一滴血』，汽車在大使能用，家人就不該用了。」我說：「這是合理的。」

從郭泰禎家出來後，看到二座廟宇在樹林裏，風景優美的很，於是我就進去了。在走廊上有三個孩童在一張桌子上讀書寫字，有本書封面寫著「居浩然」三個字，我問：「是誰寫的？」其中有一孩童說：「是我父親居正寫的」居正先生是位黨元老。我問：「除了讀中文外，你學不學外文？」他說：「不學」。歲月匆匆，三十年後在臺灣，我女兒修美與同學居梅來玩，我問她：「妳父親是誰？」她回答說：「居浩然，曾任淡江學院院長，後來移民到澳洲。現在澳洲教中文。我去南岸訪晤郭泰禎全家後不久，內人應聘担任何將軍夫人的秘書，事情相當忙碌，也就很少打牌，這時我家多了一位女常客胥瓊女士，湖北人，曾任漢口心勉女子中學校長，長得既美麗又活潑，這引起我一段回憶。

美麗小姐足下之災

那是在漢口，有一天，天氣晴朗，我到中山公園散步。胥瓊一個人獨自坐在公園的椅子上頭，她突然問我說：「你是吳主任嗎？」我說：「是的」她說：「我很佩服您，但想見您又不敢去

「我問：『你今天怎麼敢來見我呢？』」她回答說：「我下了最大的勇氣，」我問：「有什麼事呢？」她說：「我看很多女學生在這裏蹦蹦跳跳而我卻不能夠，」我問她為什麼呢？她回答：「我的腳害了我，你是留學生，是否有好的方法來醫我的腳，」我說：「我是學工程的，對醫學不懂，」她說：「你隔壁是協和醫院，由英國教會開辦的，你與院長很熟，能否與院長商量來醫我的腳？我祇求能跳舞就行了」後來由於我們很熟，她到公事房來找我，要我教她跳舞。但我看她的腳掌不能動，我說不行。她說：「都是裹腳害了我，請你陪我到協和醫院找院長」於是我們就坐我的汽車到醫院，見到康德院長，他年紀大人又好，我告訴他有關胥瓊的情形，他說：「這辦不到的」胥瓊卻不死心的說：「您一定要看看我的腳，由於幾千年來裹腳的陋習害了我，我既不好走路，又不能跳舞」院長會說中文，看她懇切的要求，就請她脫鞋給他看，我是頭一回看的，其腳趾頭已裹在腳心下，這很難受，院長看得很難過地說：「腳趾頭壓死於腳心下，已無辦法了。惟一的方法就是把裹腳布放開，使其自由。」胥瓊說：「我放過裹腳布，但更不能走路」院長問：「妳不能走路，又如何走呢？」她回答說：「晚的走，」院長聽得更難過。胥瓊對我說：「你好幸運，又是男人，有腳不但能到英國留學又能跳舞。天對你太厚道了，而對我太殘酷了。」我安慰她說：「腳雖不能動，腦筋卻很好，往好的方面想」她說：「我天天到公園，能與你交談，那我的心情就舒服了，」由於她對我很羨慕，我也很喜歡

這女人，所以我們常到漢口餐廳吃飯，但她不能跳舞，我就安慰她說：「精神愉快總是好的。」我們到重慶後，胥瓊女士也來到重慶，由於她在漢口很活躍，與郭太太及我內人都很熟，所以常來看我們。她想把心勉女子中學在重慶復校，我始終都贊成這項計劃。同她在重慶有一名叫陸禮華的女孩子，人很能幹，她們在重慶的鄉下一個地方復校，我很幫她們的忙。由於胥瓊的腳不擅走路，走路就像畫圓規的儀器，於是我給她取個名字叫量腳規，由於這名字一叫，我的學生在以後見到她，都叫她量腳規。協和醫院的院長看過胥瓊的腳後，曾說：next time。胥瓊問我是什麼意思？我就告訴她意思是「下輩子再說」她就說：「下回我不變女人了」她說到此竟哭了起來。

幫助兩江體育專建校

訪晤郭泰祺兄弟的那一天，我又尋訪到另一位好友陸禮華，她是上海兩江體育學校的校長。我有一中文秘書，陳慧瓊，湖南人，身體強壯早年想到上海兩江學院學體育，由我保送她去的。由於這層關係就與陸校長認識了。她在寒假時，帶領女子籃球隊至漢口參加比賽。由於她與漢口的青年會總幹事宋如海先生，是好朋友。因此也成了我的好朋友。抗戰爆發，陸禮華逃到香港後，又由陸路逃到重慶。籌備上海兩江體育學校在重慶復校。校舍建築在要塞的山底下，那時，我望遠鏡看到很多穿花花綠綠衣服的學生，就很好奇地對著學校下山去，由於交通不方便，步行至那裏時，已是十一點多鐘，學生正在吃午飯。

這是一個大廟寺，裏面無桌椅，設備又簡陋，過得很簡樸的生活。我問說：「你們校長是誰？到那裏去了？」學生回答說：「校長名叫陸禮華，她在水溝的那一邊。」於是我去到那裏。第一個看到的是蓋有茅草的房屋，上頭有宋如海的名字，我進去找他，但他進城去了，不在家。我再往前走，有一幢很大用竹子做的房子，進去看時盡是女學生宿舍。房頂是簾子編成的，下雨就會漏水。過了這房子，就是一個大篷子是當作講堂用的，學生們洗臉都用河溝的水。我問：「妳們在哪裏上課？」她們回答說：「由於這裏會漏水，上課是在吃飯的地方，是一幢瓦房。」眼見再走就無路了，我往回走。恰巧碰見來迎接我的正是陸禮華校長。她見到我很高興地說：「您是工程師，可為我們修建房子，但學生所繳的學費不足建築費用。不知您有何辦法來解決此困難？」我說：「去找財政部部長孔祥熙先生。」她說：「我不認識孔先生。」我說：「妳拿兩江學校校長陸禮華的名片晉見，他知道妳帶學生來此復校，一定很高興，不會在乎錢的！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隨即告訴她孔先生的辦公地點。

孔祥熙先生辦公地點是在莊莊范紹增的公館。范紹增人稱他范哈哈，在國民政府未遷重慶之前，是一個軍閥，腦筋新潮，不論什麼都跟上海學。范莊有游泳池、有網球場，房子多，姨太太又成羣，有跳舞場，把上海舞女運到重慶來，范莊在四川是很有名的。我任防空司令部工程處處長，曾進去察看，並建一個很大的防空洞，離上清寺不遠。在國府路旁邊。